

<<雪山飞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雪山飞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6201580

10位ISBN编号：7546201586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

作者：金庸

页数：325

字数：30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雪山飞狐>>

前言

小说是写给人看的。

小说的内容是人。

小说写一个人、几个人、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。

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，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，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。

长篇小说中似乎只有《鲁滨逊飘流记》，才只写一个人，写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但写到后来，终于也出现了一个仆人“星期五”。

只写一个人的短篇小说多些，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，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、内心的世界，尤其是内心世界。

有些小说写动物、神仙、鬼怪、妖魔，但也把他们当做人来写。

西洋传统的小说理论分别从环境、人物、情节三个方面去分析一篇作品。

由于小说作者不同的个性与才能，往往有不同的偏重。

基本上，武侠小说与别的小说一样，也是写人，只不过环境是古代的，主要人物是有武功的，情节偏重于激烈的斗争。

任何小说都有它所特别侧重的一面。

爱情小说写男女之间与性有关的感情，写实小说描绘一个特定时代的环境与人物，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》一类小说叙述大群人物的斗争经历，现代小说的重点往往放在人物的心理过程上。

小说是艺术的一种，艺术的基本内容是人的感情和生命，主要形式是美，广义的、美学上的美。

在小说，那是语言文笔之美、安排结构之美，关键在于怎样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形式而表现出来。

什么形式都可以，或者是作者主观的剖析，或者是客观的叙述故事，从人物的行动和言语中客观地表达。

读者阅读一部小说，是将小说的内容与自己的心理状态结合起来。

同样一部小说，有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，有的人却觉得无聊厌倦。

读者的个性与感情，与小说中所表现的个性与感情相接触，产生了“化学反应”。

武侠小说只是表现人情的一种特定形式。

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现一种情绪，用钢琴、小提琴、交响乐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，画家可以选择油画、水彩、水墨或版画的形式。

问题不在采取什么形式，而是表现的手法好不好，能不能和读者、听者、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，能不能使他的心产生共鸣。

小说是艺术形式之一，有好的艺术，也有不好的艺术。

好或者不好，在艺术上是属于美的范畴，不属于真或善的范畴。

判断美的标准是美，是感情，不是科学上的真或不真(武功在生理上或科学上是否可能)，道德上的善或不善，也不是经济上的值钱不值钱，政治上对统治者的有利或有害。

当然，任何艺术作品都会发生社会影响，自也可以用社会影响的价值去估量，不过那是另一种评价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，基督教的势力及于一切，所以我们到欧美的博物院去参观，见到所有中世纪的绘画都以圣经故事为题材，表现女性的人体之美，也必须通过圣母的形象。

直到文艺复兴之后，凡人的形象才在绘画和文学中表现出来，所谓文艺复兴，是在文艺上复兴希腊、罗马时代对“人”的描写，而不再集中于描写神与圣人。

中国人的文艺观，长期以来是“文以载道”，那和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的文艺思想是一致的，用“善或不善”的标准来衡量文艺。

《诗经》中的情歌，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讽刺君主或歌颂后妃。

陶渊明的“闲情赋”，司马光、欧阳修、晏殊的相思爱恋之词，或者惋惜地评之为白璧之玷，或者好意地解释为另有所指。

他们不相信文艺所表现的是感情，认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为政治或社会价值服务。

<<雪山飞狐>>

我写武侠小说，只是塑造一些人物，描写他们在特定的武侠环境(中国古代的、没有法治的、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不合理社会)中的遭遇。

当时的社会和现代社会已大不相同，人的性格和感情却没有多大变化。

古代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仍能在现代读者的心灵中引起相应的情绪。

读者们当然可以觉得表现的手法拙劣，技巧不够成熟，描写殊不深刻，以美学观点来看是低级的艺术作品。

无论如何，我不想载什么‘道’。

我在写武侠小说的同时，也写政治评论，也写与历史、哲学、宗教有关的文字，那与武侠小说完全不同。

涉及思想的文字，是诉诸读者理智的，对这些文字，才有是非、真假的判断，读者或许同意，或许只部分同意，或许完全反对。

对于小说，我希望读者们只说喜欢或不喜欢，只说受到感动或、觉得厌烦。

我最高兴的是读者喜爱或憎恨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，如果有了那种感情，表示我小说中的人物已和读者的心灵发生联系了。

小说作者最大的企求，莫过于创造一些人物，使得他们在读者心中变成活生生的、有血有肉的人。

艺术是创造，音乐创造美的声音，绘画创造美的视觉形象，小说是想创造人物以及人的内心世界。

假使只求如实反映外在世界，那么有了录音机、照相机，何必再要音乐、绘画？

有了报纸、历史书、记录电视片、社会调查统计、医生的病历记录、党部与警察局的人事档案，何必再要小说？

武侠小说虽说是通俗作品，以大众化、娱乐性强为重点，但对广大读者终究是会发生影响的。

我希望传达的主旨，是：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，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；和平友好，互相帮助，重视正义和是非，反对损人利己，注重信义，歌颂纯真的爱情和友谊；歌颂奋不顾身地为了正义而奋斗；轻视争权夺利、自私可鄙的思想和行为。

武侠小说并不单是让读者在阅读时做“白日梦”而沉缅在伟大成功的幻想之中，而希望读者们在幻想之时，想象自己是个好人，要努力做各种各样的好事，想象自己要爱国家、爱社会、帮助别人得到幸福，由于做了好事、作出积极贡献，得到所爱之人的欣赏和倾心。

武侠小说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。

有不少批评家认定，文学上只可肯定现实主义一个流派，除此之外，全应否定。

这等于是说：少林派武功好得很，除此之外，什么武当派、崆峒派、太极拳、八卦掌、弹腿、白鹤派、空手道、跆拳道、柔道、西洋拳、泰拳等等全部应当废除取消。

我们主张多元主义，既尊重少林武功是武学中的泰山北斗，而觉得别的小门派也不妨并存，它们或许并不比少林派更好，但各有各的想法和创造。

爱好广东菜的人，不必主张禁止京菜、川菜、鲁菜、徽菜、湘菜、维扬菜、杭州菜等等派别，所谓“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”是也。

不必把武侠小说提得高过其应有之分，也不必一笔抹杀。

什么东西都恰如其分，也就是了。

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《作品集》，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二年，前后约十三四年，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，两篇中篇小说，一篇短篇小说，一篇历史人物评传，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。

出版的过程很奇怪，不论在香港、台湾、海外地区，还是中国大陆，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，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、授权的正版本。

在中国大陆，在“三联版”出版之前，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，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《书剑恩仇录》。

他们校印认真，依足合同支付版税。

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，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资助围棋活动。

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。

除此之外，完全是未经授权的，直到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

“三联版”的版权合同到二一年年底期满，以后中国内地的版本由广州出版社出版，主因是地区

<<雪山飞狐>>

邻近，业务上便于沟通合作。

翻版本不付版税，还在其次。

许多版本粗制滥造，错讹百出。

还有人借用“金庸”之名，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。

写得好的，我不敢掠美；至于充满无聊打斗、色情描写之作，可不免令人不快了。

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、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。

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，大表愤慨。

也有人未经我授权而自行点评，除冯其庸、严家炎、陈墨三位先生功力深厚兼又认真其事，我深为拜嘉之外，其余的点评大都与作者原意相去甚远。

好在现已停止出版，纠纷已告结束。

有些翻版本中，还说我和古龙、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“冰比冰水冰”征对，真正是大开玩笑了。

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，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，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，但“冰”字属蒸韵，是平声。

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。

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，大家浪费时间心力。

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，我把我十四部长、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

(短篇《越女剑》不包括在内，偏偏我的围棋老师陈祖德先生说他最喜爱这篇《越女剑》。)

我写第一部小说时，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；写第二部时，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，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。

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，“飞雪”不能对“笑书”，“连天”不能对“神侠”，“白”与“碧”都是仄声。

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，用字完全自由，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思而合规律的字。

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：“你所写的小说之中，你认为哪一部最好？

最喜欢哪一部？

”这个问题答不了。

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：“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、情节、感情，甚至是细节。”

限于才能，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，然而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大致来说，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，主要是感情。

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，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惆怅、悲伤，有时会非常悲伤。

至于写作技巧，后期比较有些进步。

但技巧并非最重要，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。

这些小说在香港、台湾、中国内地、新加坡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，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，此外有话剧、京剧、粤剧、音乐剧等。

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：“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？

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？

”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，很难拿来比较。

电视的篇幅长，较易发挥；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。

再者，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，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，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，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、个性、情感和喜憎。

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，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。

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，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。

我不能说哪一部最好，但可以说：把原作改得面目全非的最坏，最蔑视作者和读者。

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。

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，应该是唐人传奇的《虬髯客传》、《红线》、《聂隐娘》、《昆仑奴》等精彩的文学作品。

其后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等等。

<<雪山飞狐>>

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，更加重视正义、气节、舍己为人、锄强扶弱、民族精神、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。

读者不必过分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，有些事实上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。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，然后从他口中跃出，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，然而聂隐娘的故事，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。

我初期所写的小说，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。

到了后期，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，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。

这在《天龙八部》、《白马啸西风》、《鹿鼎记》中特别明显。

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任何一族之人。

即使在第一部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中，主角陈家洛后来也对回教增加了认识和好感。

每一个种族、每一门宗教、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。

有坏的皇帝，也有好皇帝；有很坏的大官，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。

书中汉人、满人、契丹人、蒙古人、西藏人……都有好人坏人。

和尚、道士、喇嘛、书生、武士之中，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。

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，好坏分明，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，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。

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，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。

宋辽之际、元明之际、明清之际，汉族和契丹、蒙古、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；蒙古、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。

小说所想描述的，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，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。

我写小说，旨在刻划个性，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。

小说并不影射什么，如果有所斥责，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。

政治观点、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，人性却变动极少。

在刘再复先生与他千金刘剑梅合写的《父女两地书》(共悟人间)中，剑梅小姐提到她曾和李陀先生的一次谈话，李先生说，写小说也跟弹钢琴一样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言，是一级一级往上提高的，要经过每日的苦练和积累，读书不够多就不行。

我很同意这个观点。

我每日读书至少四五小时，从不间断，在报社退休后连续在中外大学中努力进修。

这些年来，学问、知识、见解虽有长进，才气却长不了，因此，这些小说虽然改了三次，很多人看了还是要叹气。

正如一个钢琴家每天练琴二十小时，如果天分不够，永远做不了萧邦、李斯特、拉赫曼尼诺夫、巴德鲁斯基，连鲁宾斯坦、霍洛维兹、阿胥肯那吉、刘诗昆、傅聪也做不成。

这次第三次修改，改正了许多错字讹字以及漏失之处，多数由于得到了读者们的指正。

有几段较长的补正改写，是吸收了评论者与研讨会中讨论的结果。

仍有许多明显的缺点无法补救，限于作者的才力，那是无可如何的了。

读者们对书中仍然存在的失误和不足之处，希望写信告诉我。

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成是朋友，朋友们的指教和关怀自然永远是欢迎的。

二〇〇二年四月 于香港

<<雪山飞狐>>

内容概要

《雪山飞狐》一书讲述的是闯王李自成四大侍卫胡、苗、范、田后人和闯王军刀的故事。当年闯王兵败九宫山，将藏有复国宝藏的闯王军刀交给四大侍卫之首胡侍卫保管，苗、范、田三位误以为他卖主求荣，将其杀死。

百余年来，四家后人不断寻仇和寻宝，却无一能得善终。

豪气干云的胡一刀之子“雪山飞狐”胡斐，淡然面对惊世宝藏，只想与意中人苗若兰长相厮守，却又被逼与她的父亲金面佛苗人凤展开生死搏斗。

本书故事结尾留下了巨大的悬念。

<<雪山飞狐>>

作者简介

金庸（1924年2月6日—），香港“大紫荆勋贤”。

原名查良镛，江西省婺源县人，出生于浙江海宁，当代著名作家、新闻学家、企业家、社会活动家，《香港基本法》主要起草人之一。

金庸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，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“泰山北斗”，更有金迷们尊称其为“金大侠”或“查大侠”。

1937年，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，离开家乡海宁。

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《给投考初中者》，畅销内地，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，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。

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，金庸进入联合高中，那时他17岁，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《阿丽丝漫游记》被开除。

另一说是写情书。1944年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，因对国民党职业学生不满投诉被勒令退学，一度进入中央图书馆工作，后转入苏州东吴大学(今苏州大学)学习国际法。

抗战胜利后回杭州进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，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，进入《大公报》，做编辑和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。

不久《大公报》香港版复刊，金庸南下到香港。

建国不久，金庸为了实现外交家的理想来到北京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望地回到香港，从而开始了武侠小说的创作。

从五十年代末——七十年代初，金庸共写武侠小说15部，1972年宣布封笔，开始修订工作。

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，先后受到邓小平、江泽民等领导人的接见，1985年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1986年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“政治体制”小组港方负责人，1989年辞去基本法委员职务，卸任《明报》社长职务，1992年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，1994年辞去《明报》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。

1999-2005年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。

金庸博学多才。

就武侠小说方面，金庸阅历丰富，知识渊博，文思敏捷，眼光独到。

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，开创了形式独特、情节曲折、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。

举凡历史、政治、古代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、电影等都有研究，作品中琴棋书画、诗词典章、天文历算、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、儒道佛学均有涉猎，金庸还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、企业家、报人，曾获法国总统“荣誉军团骑士”勋章，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，多家大学名誉博士。

<<雪山飞狐>>

书籍目录

雪山飞狐鸳鸯刀白马啸西风

<<雪山飞狐>>

章节摘录

嗖的一声，一支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，呜呜声响，划过长空，穿入一头飞雁颈中。

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数十丈外，四骑马踏着皑皑白雪，奔驰甚急。

马上乘客听得箭声，不约而同地一齐勒马。

四匹马都是身高膘肥的良驹，一受羁勒，立时止步。

乘者骑术既精，牲口也久经驯驭，这一勒马，显得鞍上胯下，两皆英健。

四人见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声彩，要瞧发箭的是何等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终没人出来，却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

四个乘客中一个身材瘦长、神色剽悍的老者微微皱眉，纵马奔向山坳，其余三人跟着过去。

转过山边，见前面里许外五骑马发力奔驰，铁蹄溅雪，银鬣乘风，眼见追赶不上。

那老者一摆手，说道：“殷师兄，这可有点儿邪门。”

那“殷师兄”也是个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着两撇髭须，身披貂皮外套，一副富商气派，听了那瘦长老者的话，点了点头，勒马回向大雁，马鞭挥出，啪的一声，抽向雪地，鞭梢将大雁卷上。

他左手拿着箭杆一看，叫了声：“啊！”

“三人听得叫声，纵马驰近。”

那“殷师兄”连雁带箭向那老者掷去，叫道：“阮师兄，请看！”

“瘦长老者伸左手抄出接过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“在这里了，快追！”

“勒转马头，当先追去。”

其余二人都是壮年，一个身高膀阔，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更显威武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脸色青白，鼻子却冻得通红。

四人齐声呼哨，四匹马喷气成雾，忽喇喇放蹄赶去。

这白茫茫山坡上望眼皆雪，四下更无行人，追踪容易不过。

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

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似锦，在这关外长白山下苦寒之地，却积雪初融，浑没点春日气象。

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，淡黄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殊无暖意。

山中虽冷，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，不久人人头上冒汗。

那高身材的男子脱下外氅，放在鞍头。

他身穿青绸面皮袍，腰悬长剑，眉头深锁，满脸怒容，眼中竟似要喷出火来，不住价地催马狂奔。

这人是辽东天龙门北宗新任掌门人“腾龙剑”曹云奇。

灭龙门掌剑双绝，他所学都已颇有所成。

白脸汉子是他师弟“回龙剑”周云阳。

高瘦老者是他们师叔“七星手”阮士中，在天龙门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。

那富商模样的老者则是天龙门南宗掌门人“威震天南”殷吉，这次事情与天龙门南北两宗俱有重大干系，是以他千里迢迢，远来关外。

四人胯下所乘都是关外良马，脚程甚快，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后，前面五乘已相距不远。

曹云奇高声叫道：“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”

“前面五人全不理睬，反纵马奔得更快了。”

曹云奇厉声喝道：“再不停步，莫怪我们无礼了！”

“只听得前面一人舌头打滚，啾的一声，勒马转身，其余四人却仍继续奔驰。”

曹云奇一马当先，但见那人弯弓搭箭，箭尖指向他胸口。

曹云奇艺高人胆大，竟不将他硬弓利箭放在心上，扬鞭大呼：“喂，是陶世兄么？”

“那人面目英俊，双眉斜飞，二十三四岁年纪，一身劲装结束，听得曹云奇叫声，纵声大笑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

“嗖嗖嗖连响，三支羽箭分上中下三路连珠射到。”

曹云奇没料到他三箭来得如此迅捷，微微一惊，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与中路射来的两箭，接着

<<雪山飞狐>>

一提马缰，那马向上跃起，第三支箭贴着马肚子从四腿间穿了过去，相差不过数寸。

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拨转马头，提缰便跑。

曹云奇铁青着脸，纵马欲赶。

阮士中叫道：“云奇，沉住了气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

”纵身下马，拾起雪地里的三支羽箭，果然与适才射雁的一般无异。

殷吉沉着脸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果真是这小子！

”曹云奇道：“等一下师妹，瞧她更有什么话说？

”四人候了一顿饭功夫，不听得来路上有马蹄声响。

曹云奇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我瞧瞧去！

”拍马赶回。

阮士中望着他背影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也真难怪得他。

”殷吉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什么？

”阮士中摇摇头，却不答话。

曹云奇奔出数里，只见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地，俯身似在雪中寻找什么。

曹云奇叫道：“师妹，什么事？

”那女郎不答，随即站直，手中拿着一根黄澄澄之物，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

曹云奇走近接过，见是一支黄金铸成的小笔，长约三寸，笔尖锋利，打造得甚是精致，笔杆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安”字。

这支金笔看来既是玩物，却也可作暗器之用，不禁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你们走后，我随后跟来，奔到这里，忽然有乘马从后追来，那马好快，只一会儿就从我身旁掠过。

马上乘客扬手向我抛来这支小笔，将我……将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脸上晕红，嗫嚅着说不下去了。

曹云奇凝望着她，只见她凝脂般的雪肤之下，隐隐透出一层胭脂之色，双睫微垂，一股女儿羞态，娇艳绝伦，不由得胸中一荡，随即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你可知咱们追的是谁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谁啊？

”曹云奇冷冷地道：“哼，你当真不知？

”那女郎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怎知道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是你心上人。

”那女郎冲口而道：“陶子安？

”这话一出口，登时满脸红晕。

曹云奇眉间有如罩上了一层黑云，叫道：“我一说是你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说陶子安！

” P5-7

<<雪山飞狐>>

编辑推荐

《雪山飞狐(全珍藏本)》由广州出版社出版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